

醉俠系列之

鷹劍上魂
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台灣

卧龙生 著



魔 剑 追 魂

[台湾] 卧龙生

(下)

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惠西平

魔剑追魂

卧龙生(台湾)

社长兼总编:陈华昌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未央东方彩印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480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ISBN7 — 80605 — 112 — 0/I·77

定价:(上、中、下) 24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凌啸云届满十八周岁，这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日子。可是——

已满十八岁的他不知父母是谁……

恩师当夜被逼杀……

玉棺处处为人注目……

所到之处杀手紧随……

一个个难解的谜，使他顿入五里迷雾，路途救人反遭人戏；入冢探密淫父奸女；投奔终南闭不见；欲躲情孽却处处艳遇……

为揭开这一桩桩令人疑虑的怪事，他勇闯鬼婆教，诚感桃花娘子；只身天柱峰，邂逅章翠翠；密探王侯冢，结缘金小丽；大战半云山庄，交欢艾琪……一场惊心动魄的武林浩动使他终于走出了——一个迷惑了十八年的误区……

故事情节生动；气势宏大；悬念百出；盘根错节；不妨细细品味，定若身临其境，余音绕梁。

第九章 初惊悟削发为尼 怜红粉再劫伤离

铁伞道人来到二人身前丈余之处，哈哈笑道：“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咱们不期而遇，却也是上天造化，一段缘份啊！呵呵呵……”

鬼王爷却暗自奇怪，鬼婆教主怎的不见？

还未等二人答话，那獐头鼠目的人，阴鸷地笑道：“在下名不见经传，既无门，又无派，今日不揣冒昧，想讨教一下鬼王爷的雷火神功。”

鬼王爷见他双目炯炯，知非等闲之辈，沉吟一下，道：“兔崽子少客气，报出你的名儿听听。”

獐头鼠目的人阴恻恻地道：“毒龙掌丐彝尊可要无礼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一股强绝腥臭的掌风，以“琵琶手”疾挥而来。

鬼王爷一听对方名号，心中一动，毒龙掌丐彝尊久走

黑道，一向在北五省安舵立窑，虽未与此人照过面，但毒龙掌丐彝尊的一身毒功，和他的歹毒暗器，却久闻其名了。

当下，他忙不迭身形一飘，跟着以五成劲力，还了一掌。

毒龙掌丐彝尊虚招发出，见鬼王爷飘身微闪，反向自己攻来。丐彝尊想先试试对方功力，再作打算，于是，振臂劈出一股绵柔劲气，迎向鬼王爷来掌。

只听一声闷响，双方均自上盘一晃，毒龙掌丐彝尊已自这一掌，试出鬼王爷确非浪得虚名，在平辈中，实是一个劲敌。

鬼王爷又何尝不明白，忖念此人掌风奇毒，如果被他的掌风扫中，准得丢人现眼，心回念转，杀机暗伏，鬼王爷要凭数十年棺中精研的“雷火掌”，力戮强敌。

两人你来我往，离而复合，再也不存试探之念，各自尽出毕生所学，只见热劲如火，阴风似霜，一热一寒两种不同力道，回旋激荡，真是满天愁云惨雾，使观战众人触目惊心。

一旁的弈叟、铁伞道人和一招公，也不偷闲，诚所谓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还顾什么江湖礼数，怒喝声中，已一齐加入了战斗。

弈叟边打边想，深感此事过于蹊跷，会期即在明天，主持人鬼婆教主再是心有旁骛，也不该看着邀来宾客在未到会期时，就拼个你死我活！

他知道其中必有预料不到的诡谋，他想到此处，一面舞动一对铁掌，一面却向鬼王爷身边缓缓靠去。

到离鬼王爷丈余之处时，弈叟故意扬声说道：“好小子们！我老人家可要玩完啦！如果有什么新花样，早些抖露出来，免得我老人家受活罪呀！”

这话，显然是暗示鬼王爷，提高警觉。

鬼王爷心中一动，蓦自发现毒龙掌丐彝尊双眸乱转，脸色阴晴不定，一手正暗向身后一只奇形革囊内摸去。

鬼王爷见此情景，心中暗骂道：“兔崽子们想弄什么鬼？”

忽听“嗡嗡”声响，忙向四周扫了一眼，只见数以千计的怪虫，分向自己及弈叟身上扑来。

对方众人好像早有默契，此物才一飞出，每人都已退出三丈之外，仅剩毒龙掌丐彝尊一人立在当场，双手疾挥

.....

× × ×

毒龙掌丐彝尊背后革囊中飞出之毒物，肩生双翅，头尖身粗，长不盈寸。

这些怪虫挟带着刺耳地“嗡嗡”之音，在毒龙掌丐彝尊双臂指挥下，没命地由地面和空中齐向鬼王爷及弈叟扑去。

鬼王爷自恃过甚，虽已看出这小小虫豸，奇毒无比，但并不放在心上，双掌交替，连环劈出。

掌风过处，只见数百只怪虫，被震得纷纷附地，奇腥恶臭的黄水，如云若雾地漫天飞溅。

鬼王爷正自一声冷笑，暗道这些怪虫，声势虽然吓

人，却也不过尔尔，一念未已，蓦觉奇臭扑鼻，中人欲呕，方知上了恶当，要想闪避，但是为时已晚，只得运起正气护住全身，同时双掌又相继拍出。

无奈怪虫成队，前仆后继，乃致水雾愈来愈浓，鬼王爷在百忙中稍一疏神，脸上肩胛，已被虫尸黄水所染。

弈叟因立身稍后，故在时间上较为馀裕，他见怪虫追踪，并不疾厉，及见虫体破裂，腥臭黄水飞溅，恍悟毒龙掌丐彝尊绝活在此。

遂引吭一啸，手中铁棋盘暗蓄“上清功力”，他并不硬攻，而以“藉势旁引”之法，将怪虫兜向别处。

这时，他忽见鬼王爷神态有异，急急说道：“老不死的！还不施展“导引”之功，将怪虫骗走，你有多大潜力，硬接硬砸？待会不把你累死才怪！”

一语提醒了鬼王爷，他忙不迭也以同样方法，将另一群蜂涌而至的怪虫骗退，但他脸上肩头两处，此时毒性已然发作。

若以鬼王爷功力而言，本可以所习神功，凝滞毒势蔓延，但不料此虫绝毒，虽仅被黄水所溅，鬼王爷已是神色大变，左边脸上已然肿起老高，黑里透青，肩头也鼓起一个肉瘤。

他痛得黄豆大的汗珠，滚滚落下，起先还强自隐忍，不料片刻之间，竟是痛澈肺腑，他“哎哟”一声，随即倒地不起。

弈叟见状，哪敢怠慢，伸手抄起鬼王爷，向后疾退。

毒龙掌丐彝尊等人，岂肯坐失良机，人如疾弩扑过来。

弈叟急忙驻足停身，心知凭一己之力，绝抵不住对方三大高手联合袭击，不由钢牙一咬，准备以死相拼。

蓦然一声洪亮佛唱，少林掌门人砚因大师、华山掌门人悟凡大师、以及武当掌门人天觉道长，恰在此时赶到。

砚因大师双手合十，道：“各位施主，理当顾念鬼婆教主持英雄大会之诚意，似不应在此时此地，真章相见吧？”

随着话音，已与悟凡大师、天觉道长，闪电般抢到弈叟身前。

显然，砚因大师等表面以和事老自居，骨子里却偏袒着鬼王爷同弈叟二人。

铁伞道人眼珠一转，立掌当胸，稽首说道：“原来是三位掌门人，既如此说，我们就等在会场相见吧……”

说完，向众人一使眼色，然后相继离去。

砚因大师转向弈叟道：“弈兄何事逼走极端，你不见个中另有阴谋吗？”

弈叟见鬼王爷人事不省，匆忙答道：“多蒙解危，老不死的感激不尽，如无他事，何妨到小弟下榻之处，共商大计？”

二僧一道互一颌首，跟着弈叟来到终南老人住所之所。

众人忙乱着救治鬼王爷，巧得医癖陶一壶在座，经过一番敷药疗毒后，鬼王爷渐渐清醒过来，一见众人，气得又高声怪叫起来。

医癖陶一壶问明受伤经过，正容说道：“鬼王爷所中毒伤，似是云省边界一种旱蛭，本身具有巨毒，再加毒龙掌丐彝尊亲手培植，自然歹毒无比，所以……鬼王爷不可意

气用事，依脉理推断，十日内不能妄用真气，否则毒势内浸，我这穷郎中也无法可治了。

鬼王爷火爆脾气，本待发作，但转眼看见有外客在座，遂强抑心头怒火，默默不语。

可是这位倔强的老人，暗地里业已打定主意，一待会期届临，不杀毒龙掌丐彝尊誓不为人。

这时，终南老人已与矾因大师等闲话已毕。

弈叟说道：“矾因师兄等，谅有同感，虽然我等早已探明鬼婆教与半云山庄互为一气，但鬼婆教主绝不肯将她视如性命机关重地，让与这帮阴险之徒……”

矾因大师喟然叹道：“贫僧等前因不察，误以凌小侠是杀害敝门弟子的凶手，说来真是惭愧……”

说罢，合十向终南老人一礼，继而又道：“往事既已过去，贫僧不再提，但是……明日之会，可能由根本上就会发生变化！”

天觉道人接道：“贫道认为那鬼婆石像之内，也许已然有变。”

终南老人庄容说道：“诸兄所料，与小弟推断，不谋而合，说不定……”

他深思片刻，随又斩铁断钉地道：“如果不出所料，鬼婆教主这时业已受制于魔头之手。”

弈叟似有所悟地道：“敢情是鬼婆教主也作了人质？那么鬼婆教主机关重地，也被半云山庄控制了？”

终南老人道：“可能如此！试问鬼婆教主，桀傲成性，跋扈已极，她虽与半云山庄一气相通，但是……岂肯将老巢也让给人家？”

弈叟插口道：“无怪鬼婆教主一直未曾露面……不过，我这个老不死的，还有一事不解，凭鬼婆教主那身超凡的功力，就算半云山庄实力雄厚，但也不见得是轻而易举地就能得逞……”

终南老人伸出二指，比划着道：“一个驼山公子，一个姬风，二人只须其一，控制鬼婆教主，即可轻而易举。”

鬼王爷气吼吼地道：“终南老儿！也把两个小辈看得太重了，就算他俩功力了得，也不会在人不知不觉间，就将鬼婆教制住……”

终南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哥哥心地太过仁厚，须知驼山公子既能藉云儿的一件衣物，即已骗得金小丽等，皈佛殉情，不一而足，以他这般心地，难保不曾假籍晤面，或是磋商对付我等之法，遽施杀手，将鬼婆教主制住……”

鬼王爷陡然满面戚容，问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那云儿岂非死定了？”

矾因大师不知底蕴，惊问道：“鬼王兄所说云儿，敢情是凌小侠？他……他何以必死？”

鬼王爷话音微颤地道：“驼山公子必欲诛之而甘心，还有南鞭艾镇宇，以及一招公师徒，也要杀他，以除后患，这么多凶神恶煞，试问一旦要落在他们手中，焉有命在？”

终南老人道：“云儿不是夭折之相，绝无意外！”

神雕手金子声也道：“云儿毫无凶光之兆，当不会死！”

鬼王爷怪笑一声道：“少再抖露你们的金钱课、通灵术了，老实说，不是你们这些欺人的玩艺，云儿还不致落得生死不明……”

房中顿时沉寂下来，有的在垂首思忖，有的默默互望。

良久，良久……

终南老人忽然轻咳一声，环视众人一眼，然后目光停注在鬼王爷面上道：“老哥哥休要气恼，小弟打算今夜独自前往石像内，好歹也探出个结果，不然……明日之会，我方正主儿不在，师出无名，同时不知对方虚实，难免要大败认输……”

众人也再无善策，只好默默按着终南老人意见，相互约定待探过石像机关后，再行磋商明日会期之事。

矾因大师等方才辞退不入，鬼婆教门下却走来禀告，原约会期延后两日，缘由珍珠烈火旗主持人，因事无法如期赶到。

这一变化，原本是无足重轻，但终南老人却发现传讯之人，形态甚是可疑。当时右手倏伸，扣住来人脉门，厉声问道：“半云山庄的朋友，瞒得别人，还能瞒得了我这善观气色的算命先生吗？哈哈……”

来人惊楞地道：“小的是奉命行事，老人家所问，小的一概不知。”

鬼王爷过份关心凌啸云，他不知终南老人是在以话套话，伸手就是两个耳光，想是出手过重，那人痛得杀猪般嗷叫，满嘴的牙，合血喷出，不住告饶道：“老爷子！别……别打……我说……”

鬼王爷厉声喝道：“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半云山庄的人？”

“是……是是！”

“鬼婆教主呢？”

“鬼婆教主跟小的主人正在谈话!”

“混帐! 鬼婆教主不是已被你们困住了吗?”

“没……没有这回事, 方才小的还看到她。”

“那为什么她不派自己教中之人, 要叫你前来?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不知道……”

“不知道? 那你可知道有个叫凌啸云的小娃儿?”

“凌啸云?”

“嗯! 他现在那里?”

“听说他……”

“听说怎样?”

“死了——”

“轰”地一声巨震, 血光四溅, 鬼王爷已一掌劈倒来人, 随即他形似疯狂地狂吼、狂叫、狂笑不止。

终南老人双眉深蹙, 叹道:“唉! 何苦伤他性命……”

鬼王爷双眼如铃, 瞪着终南老人, 边喘边道:“魔崽子! 他们害死云儿, 难道我宰他们一个, 就嫌多了?”

终南老人深恐激起他的怒火, 不顾一切蛮来, 故即和缓地道:“我的看法, 正与老哥哥相反……”

“什么相反? 你说——”

“凌啸云绝对没有死!”

“何以见得?”

“如果真已遭了毒手, 也绝不会让手下们知道, 因为这……事关机密。”

“凌啸云生死, 早晚必明, 有什么机密可言?”

终南老人双肩微耸, 道:“老哥哥! 你可知道凌啸云之死, 除他自己之外, 还关系着多少人?”

“这……”

终南老人望着痴呆地鬼王爷，微然笑道：“除了你那干女儿之外，还有吴绛珠、白秋萍，以及……”

鬼王爷不解地道：“丽儿同那些丫头，和云儿生死何关？”

终南老人道：“云儿既已被擒，现操生死大权的是谁？”

鬼王爷脱口说道：“驼山公子！还有个叫什么姬风的……”

终南老人认真地道：“不错！倘若驼山公子以云儿为要挟，逼迫丽儿，你说有无可能？”

鬼王爷恍然说道：“这小子可能做得出，因为……丽儿一旦知道此事，自必舍身相救，那……驼山公子岂不既得美女，又报私仇，慢慢的再杀云儿，也不迟啊！”

“所以我说云儿目前不会死！”

鬼王爷又接道：“可是……姬风肯答应吗？”

“这就连带着吴绛珠了……”

鬼王爷愕然问道：“吴绛珠也与云儿相好？”

终南老笑骂道：“哈哈！你真是为老不尊，吴绛珠不过是器重云儿的为人罢了……”

鬼王爷被说得老脸一红，讪讪地道：“你的意思，莫非姬风也和驼山公子一样，挟持云儿，要胁吴绛珠吗？”

终南老人频频颌首，默然不语。

有顷，鬼王爷突地惊道：“即使如你所料，云儿还是脱不了一死字！”

终南老人道：“所以…小弟才准备今夜前往一探究竟……”

弈叟一听，这才放下心来，他认为终南老人之见，确有独到之处，只要云儿未死，凭这几具老骨头，不怕救不出人来。

几人又商谈了一阵夜间的行动，决定以终南老人为主，鬼王爷为辅，弈叟等人负责接应。

这时，红日西沉，天已薄暮……

入夜，鬼婆教内，显得异常平静。

稀疏地哨卡，散布在各处，矗立的石碑，静静地毫无生气。

此时，月黑风高，灯光全熄，表面上鬼婆教内像是毫无戒备，一片沉寂。

但，终南老人却认为这现象，正是暴风雨即将来临，充满了死寂、恐怖。

终南老人等掩至鬼婆教石像附近，按照计划，由鬼王爷出手，先制住把守暗道的人，然后终南老人乘机闯入。

鬼王爷虽是老过，但身手矫捷，干净利落，几名匪徒竟连来人尚未看清，穴道已然被制。

终南老人认为机房重地，绝不会轻易被人闯入，但事已如此，虽然他一向以机智沉着见稳，这时也不得不冒险以赴了。

他身法迅捷，闪电般掩进鬼婆石像座下暗门，终南老人甫一闯入，却惊奇地轻呼：“怪事——”

鬼王爷在后闻声止步，不由怪异地逡巡，四下扫视，见机关房内，重叠栉比，但房门暗道均已大开。

二老靠在一处，终南老人轻声说道：“老哥哥看到没有，这机关石像之内，畅通无阻，似是有意如此，咱们可

得小心，不要中了他们空城之计！”

鬼王爷颌首道：“我也有这感觉，但不知是鬼婆教主，还是半云山的人作的手脚？”

“不论是任何一方，均对我等不利……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现在打退堂鼓？”

“敌暗我明，本不宜涉险轻进，不过……正因为如此，说不定云儿……竟然在内……”

“这话怎讲？”

“所谓钓鱼用饵，云儿为饵，我等乃鱼也……”

鬼王爷反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管他那么多，些许雕虫小技，我就不信闯不进去！”

终南老人见他身陷重地，丝毫不知掩藏，才想阻止，但已不及，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略一思忖，当即双掌交胸，领先向鬼婆石像顶端，拾级而上。

鬼王爷也凝神聚气，紧紧随身后。

终南老人顺着梯道盘旋而上，他每登一级，必先以掌力试探欲踏之处，有无机关埋伏。

他心中思忖，鬼婆教中的鬼婆石像，镇骇武林，岂是这等容易闯入？

二人转进一间空室，忽听一阵“轧轧”怪响，梯道已然隐没，只见四周墙壁，缓缓向中间移来，终南老人虽也料及石像内必然埋伏重重，但却未想到机关发动时，竟连石削之壁，亦可移动，致人于死地。

二老忙不迭各稳马步，二人四掌，奋力抵住来势，但是二老虽然功参造化，但究竟还是抵挡不住这千钧石壁。

约莫盏茶光景，局限二老之地愈来愈小，几已臂连背

合，如石壁不停向前合拢，转眼之间，二老必将粉身碎骨。

这时，二老额间已微见汗迹，呼吸沉重，但四臂仍然奋力抵住石墙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眼看二老必将死于非命，陡听一声金属交鸣之音，自顶端传来，二老方自惊异，忽觉压力顿失，旋见四壁疾如奔马，退回原处。

二老呼出一口长气，心知有人暗助，但是什么人会在此时此地，加以援手呢？

“嘹嘹——”

接连两声爆音，顶端又“哗”一声，随即现出一个大罅隙，只见一条梯道缓缓垂下，跟着走下一位身着素衫，面罩黑巾的人来。

终南老人揣知来者必是援救自己之人，连忙双手一拱，说道：“多蒙尊驾义伸援手，敢问贵姓大名？”

蒙面客也拱手为礼，道：“草莽之人，姓名早已淡忘，倒是二位所要探询之事，已然刻不容缓。”

鬼王爷急问道：“所指之事，可是凌啸云？”

蒙面客点点头道：“云儿已被驼山公子秘置于泥犁地府，而且……鬼婆教主也已为驼山公子手下所困，情势随时都在变化……”

鬼王爷听他口称“云儿”，颇感纳闷，但也不便当面相问，微一思忖道：“鬼婆教主怎会受困？云儿遇险……”

蒙面客不待他再往下问，急接口道：“鬼婆教主是否遭困，在下仅是臆测，不便骤下论断，至于云儿……是鬼婆教主，将之囚于秘室以后，复被驼山公子劫掠而去！”